

回想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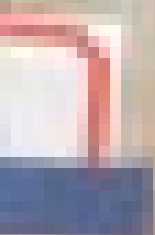
三春 著



天馬出版有限公司出版

四 湖 集

王 士 禛

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翻
印
必
究



版
權
所
有

書 名：回想曲

著 者：三 春

出 版：天馬出版有限公司
發 行

地址：香港上水新成路一二三號三樓

電話：(852) 26706633

傳真：(852) 26701382

印 刷：天馬出版有限公司

出版日期：二〇〇六年二月

定 價：港幣四十元

國際書號：ISBN 962-450-007-X

回 想 曲

三春 著

天馬出版有限公司

僅將此書獻給
金陵大學全體師生員工及家屬

目 錄

序	王振元	5
引言		7
故鄉回想曲		8
童年回想曲		10
小學回想曲		11
中學回想曲		24
大學回想曲		46
東北回想曲		55
劇團回想曲		88
戲校回想曲		99
難遺忘的事		138
結束語		139
反饋與感想		140
讀《回想曲》有感	仔雷	147

序

澤春的父母都出身於農民，又是虔誠的基督徒。農民樸實無華真誠務實的秉性，在澤春身上處處可見。他安分守己踏踏實實，從不作非分之想，這使得他繞過許多是非的旋渦。或許是受父親禱告懺悔的啟發，或許是受儒家「吾日三省吾身」的影響，總之，他在生活中時時小心處處謹慎常常自省。這使得他既無纖芥之禍更未鑄成大錯。這種自省意識表現在工作中，就是愛思考常總結，這又讓他受益匪淺。長此以往日積月累，他在生活和工作中學到了許許多多的知識。這本小冊子就是他在回顧往事時，總結自省的成果。讀後頗得啟發。

生活的磨煉使澤春逐漸地成熟了，特別是年近花甲，名利于他若浮雲。在自娛性小品文《漫畫自傳》中，他寫道：「在任共同課教研室主任的最後兩年裏，挑頭聯絡了幾所高校編寫藝術學院適用的文學教材。我讓語文組長任主編，條件是要將與美術、音樂、戲劇關係密切的『二希神話』選入……」哪個教師不關心與評職稱息息相關的主編呢！澤春卻做了許多人不敢想，也不敢做的事——讓賢。我想他絕不是故作謙挹，而是一心一意為了他所從事的事業。埋頭工作淡泊名利寧靜致遠，這就是澤春的性格，這就是澤春的為人。

澤春出身於知識份子家庭。正如他所說，書籍的魅力常常誘發他，即或是在十年動亂中，也沒忘記將讀書與所謂的革命聯繫在一起。儘管他學非所用，又長期在基層工作，還是抓住改革開放的大好時機，一步一個腳印地向前走，終於獲得了可喜的成績和理想的回報。四弟蜀春曾說：「三哥沒有丟掉家風！」這話是有道理的。退休後的澤春，不打麻將不燒香不算卦，還不練氣功。清晨打打網球，白天寫寫回憶錄上上網，晚上看看電視。生活優哉遊哉！充滿了清逸恬適的情趣。

澤春在《回想曲》中從教育學、心理學、社會學、倫理學等諸方面詳盡地描寫了一個知識份子，在成長過程中的酸甜苦辣，和改革開

放後無比喜悅的心情。語言樸實流暢，讀起來就像傾聽久別重逢的故友講述往事一樣，倍感親切。

澤春的小冊子，不是一般的茶餘飯後消閒類的回憶錄，而是嚴肅地回憶往事，認真地總結生活，賦有時代性責任感。它像一面鏡子，一本歷史，從中可以得到許多啟示。

澤春性格開朗樂觀，文筆幽默詼諧。雖說是嚴肅地回憶往事，認真地總結生活，卻不失趣味性。讀時，常常捧腹。

中國的知識份子，絕大多數熱愛祖國熱愛生活熱愛工作。知識份子問題是國家建設的重大問題，也是統一戰線的重要環節。在這個問題上，我們既有成功的經驗，也有慘痛的教訓。澤春的《回想曲》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這個問題，讓我們從中得到啟示，看到希望。

前接澤春來函，稱金大校友會建議將《回想曲》付印，並請作序。盛情難卻，不揣淺陋，敬書所懷，草成此文，是以為序。

王振元

2001年12月20日於北京

引 言

多少有點文化的人，多數有個夢，用筆書寫對周圍的人與事物的感受。有的僅僅是個夢，有的付諸行動。付諸行動的多數失敗了，少數成功了。我是失敗的那種人。

在成都郊區小學上課時，看見黑板後山牆頂部空檔處的竹竿上有幾隻麻雀，在寒風中顫抖淒叫，怪可憐的，回家寫了幾句給兄長看。兄長先是一陣狂笑，接著一通挖苦，羞愧得我無地自容。從此，一提筆心就突突……夢徹底地粉碎了！

月圓月缺花開花落，轉眼間半個世紀過去。金陵中學52屆同學會辦的《友聲》創刊了。編輯叫我寫稿，硬著頭皮謫了幾句。不料編輯大加讚揚，一下子點燃了我要圓夢的欲望。來勢之凶難以按捺！《回想曲》便艱難地誕生了。

故鄉回想曲

我的故鄉在河北省鹽山縣城東吳家閘村。鹽山東臨渤海，是由泥沙沖積而成的平原，土地貧瘠，水源苦澀。早年間鹽山一帶家家戶戶不買鹽，而吃雨後窪地積水熬乾的硝鹽。有了塑料布，改用太陽曬。夏天走路要小心，別踩髒了塑料布上的硝鹽。在這片鹽鹼地上，卻長出了香甜的鴨梨和滴蜜的小棗。鹽山的鴨梨皮薄肉嫩汁兒甜味兒香。老年間都說天津鴨梨有名，其實天津是商埠，是乾鮮果的集散地，產地在鹽山。樂陵小棗全國聞名，鹽山與樂陵相鄰土質氣候一般，都盛產小棗。所謂樂陵小棗，產自鹽山的不少。

故鄉，我很陌生，還不記事時就離開了她。1953年，我在濟南上學，暑假去北京，返回時在滄州下車。下車後先去離縣城八里地的小李莊的四舅家。外婆家是貧農。大舅、三舅在天津棉紡廠當炊事員。二舅讀過幾年書，在南京前中央醫院當小職員。老舅學歷最高，醫學院畢業，在大學教書。只有四舅在家務農。四舅家很窮，孤零零的一間半土房，一間住人半間燒飯。我在四舅家住的那夜，四舅母和表妹到鄰居家借宿，剩下的爺們兒就擠在一鋪炕上。

從滄州到鹽山不足一百華里。那年雨水大，土路不通汽車。四舅幫我找了輛「二等」。所謂「二等」其實是自行車。我坐在後架的墊子上。到兩縣交界處「二等」把我轉讓給趕腳的，幸虧是毛驢而不是大騾子大馬。趕腳的在驢背上鋪條麻袋，說別髒了衣服，還讓我雙腳順在一邊，說趕路的都這樣。一路上既新奇又浪漫，不知不覺就到了。

大爺四個女兒沒兒子，見到我很高興。第二天殺雞款待，飯後帶我去看祖墳、莊稼和梨園。那年雨特多。一天暴風雨剛停，大爺問我敢不敢去梨園拾落果。我說敢，拿著麻袋出村一看，哇！

路全成了河。原來，鄉間的土路人踩車壓路面積著厚厚的塵埃，風刮雨沖路越來越凹，雨天就成了排水的河。我趟著齊腰深的水來到梨園，挑大個的拾了大半麻袋背回家。一進院子大爺就高興地說：「還是小子好，閨女幹不了這活！」大爺還帶我走了兩門兒親戚，是嫁到外村的姑奶奶和姑姑。

聽父親講，爺爺讀過幾年私塾，字寫得不錯，幹過買賣土地的中人，留下點兒家產。大爺家比四舅家強多了，磚土結構的五間正房，樑有臉盆那麼粗，相當漂亮。東西廂房各兩間，一間磨房，其他的堆放農具雜物和柴草，還有八畝旱地五畝梨園半頭驢。土改時劃為中農，還分過地主的浮財。解放初，大爺最春風得意，候補黨員，縣政協委員、辦學模範，生產能手一大堆榮譽。大爺說他小時候不愛讀書常逃學，落得個在家種地。父親學習勤奮成績優異，中學靠獎學金，大學靠勤工儉學，工作後又供三叔醫學院畢業。大爺眼看兩個弟弟讀書出息了，深知讀書的好處，村辦小學缺甚麼，只要家裏有決不吝嗇。他還摒棄舊觀念，在父親的資助下盡可能的送女兒上學。因此，堂姐、堂妹都有條件在城市工作、生活。

快開學了。回滄州可受累了。路被大水沖斷，二等、趕腳的都沒有，只好沿著河堤走，有時邁溝有時過臨時搭的獨木橋。天黑沒到滄州，便在大壩上露著頂的分文不取的無名客棧的土炕上過夜。蚊子咬夏蟲叫，一夜沒合眼，躺在炕上望著星星，轟著蚊子盼天亮。

文化大革命前夕，第二次回故鄉。大爺中風下肢癱瘓語言障礙，不能走動無法交流。此次故鄉行，除了淒涼感甚麼也沒留下。

大爺大娘病故，房子無人住只得賣。在父親的主持下，父輩的三兄弟三姐妹的子女，人人都分得一份微薄的遺產。兩個在國外的混血兒堂妹也不例外。故鄉沒有房產沒有至親，斷了交往，但故鄉情卻深深印在我的心上。

童年回想曲

大爺家四姐妹，我們家四兄弟。大爺要兒子落了空，父母盼女兒沒遂願。我常想，我在家無人疼愛，大概是這個身不由己的先天因素。有了兩個小子自然盼閨女，閨女沒盼到卻盼來個淘氣包。懷弟弟時父母盼閨女的願望又落了空。不過弟弟比我幸運，因為有一個撒氣包就足夠了。我的嘴不甜不會哄人，又粗粗拉拉丟三落四的。這大概是不招父母疼愛的後天因素吧！我還不爭氣，學習不理想，父母哪裏愛得起來呢！

七七事變前，在南京，四歲時父母教我讀書。課題是《小馬拉車》，課文是：小白馬來拉車，拉拉拉拉不動。小黑馬來拉車，拉拉拉拉不動。小黑馬和小白馬，一同來拉車，拉拉拉拉動了！活該倒霉！我不會發舌邊音，只會發鼻音。凡是舌邊音la都發鼻音nia。怎麼教也不會。nia、nia……的真難聽。於是說我「奇笨如牛」。這頂壓抑智慧的帽子我戴了一輩子，尤其是父親到老也沒變。多遺憾！多難理解！

前事不忘，後事之師。外孫啞啞學語時，凡是i都發u。如：西瓜，叫兀達；姨媽，叫吳媽。偏偏i、u與爺爺和娃娃相關。問題嚴重了。親家抱著孫子碰著老人，說，「叫爺爺！」外孫毫不遲疑張嘴就叫「娃娃！」真是長幼不分五倫顛倒，那尷尬場面可想而知。親家急了，說多會兒孫子會叫爺爺就請客。寒假女兒外孫回家小住，我們沒有指責而是等待。一天，同事鮑某來玩讓外孫叫「鮑爺爺」，叫對了，趕快表揚。去掉鮑字叫爺爺，也對了。我立刻撥通親家的電話，外孫一聲呼喚，親家興奮了十幾秒鐘才「哎！哎！哎……」事後果真辦了一桌慶祝一番。

外孫大了或許記得，如果記得只會當趣事，不會當包袱。

小學回想曲

抗戰爆發。舉家隨金陵大學西遷四川成都。

我是在成都上的小學。一二年級常搬家常轉學，學校的事情都忘了，連校名也忘了，只記得小學入學考試出的那個大洋相。老師念完填空題，用地道的四川話講，空出來的地方要填上「名詞」。川腔「名詞」「名字」分不清呀！以為老師讓填名字呢。鳥、魚沒有名字，我才有名字呢。於是乎，樹上有「崔澤春」，水裏有「崔澤春」，天空有「崔澤春」……哈！哈！崔澤春的神通真夠大的！

學校的事情記不太清楚，每次喬遷的新家卻記憶猶新，大半是有錢有勢的深宅大院。朱紅的門柱，老遠老遠就能看見。漆黑的大門，我得用力才能推開。高高的門檻，我得趴在上面爬進去。過了這道門，還要過一兩道門，才是種滿花草樹木帶天井的大院子。

房東有的好有的不好。記得一處房東是燒香拜佛心慈面善的老太太。她待我們很好，她的兒孫待我們也不錯。一天，她送來一碗狗肉。這碗狗肉是細火煲制的，濃濃的湯，稀巴爛的肉，湯裏漂著花椒和辣椒。老太太想讓我們與她分享祖傳的川味兒十足的烹飪手藝。可惜母親的保守思想作祟，沒領這份情。自己沒吃過的東西不敢吃，還死活不讓我們吃，把狗肉倒了。越想吃，越是吃不著的東西，越覺得是最好吃的東西。「禁果最香甜」嘛！人類要是沒有這種心態，亞當、夏娃就不會犯罪了。工作後幾次吃狗肉，幾次倒胃口。沒有濃濃的湯，沒有花椒，沒有紅辣椒。吃了幾口放下筷子，心裏想著那碗狗肉，想著那位老太太。

一處房東是國民黨省黨部的官員，原配無子女，娶了四房姨太太也無子女。大老婆管姨太太嚴，管我們也嚴。因為無子女，看見娃娃在眼皮底下蹦蹦跳跳說說笑笑就妒火燃燒。嚇得我們這些

剛不撒尿和泥玩的娃娃也不敢靠近他家的人。正房是一幢木質結構的二層樓，住著四戶人家，房東和金大農經系的喬啟明、孫文郁，我們家。四家共用一個電錶。搞不清房東安的甚麼心，大白天開著燈跑電，盡幹些損人不利己的事。房東不怎麼樣，房子卻不錯。我家和喬家住二樓。二樓的四周有走廊，走廊的護欄向外斜，腰上有橫板，供人坐。現在一想到坐在上面斜靠在護欄上，觀賞院子裏的花草樹木時的情景，就會想到《紅樓夢》裏的大觀園和巴金的《家》。

金陵大學在九眼橋外的一片荒地上蓋了宿舍大院——新村，才定居下來。我就近上紅瓦寺附近的東大鎮中心小學，又叫成都市市立第八小學，從三年級一直到畢業。

新村的房子是茅草房，圍牆是用金竹竿兒圈的籬笆牆。半個新村是學生宿舍，半個新村是教工大院。大院裏住著24戶人家，有戴安邦、張啟華、餘光朗、陳納遜、潘鴻聲、李瀉謙、許國梁、李世金、范謙衷、王儀貴。那些沒有小孩兒和我玩的人家就都忘了。

新村大門前是一條通往九眼橋的大路。大門對面隔著幾方稻田有一個柳樹成蔭的別墅，是川軍王師長的公館。我們從來沒見過王師長，倒是經常看見王師長的大老婆，坐在雞公車上舞著柺杖，吱吱呀呀地唱川劇。鄉民說王師長娶了個小，她氣瘋了。因此她對摩登恨之入骨，一旦看見跳下車來舉起柺杖就打。跟包的勤務兵立刻上前攔住。王師長還算仗義，交待勤務兵大老婆損壞了別人的東西，需要賠償時多少給幾個子兒。

王公館的後牆到望江樓一帶是國立四川大學。我們曾和川大子弟隔著剛整過的稻田打泥巴仗。那次戰鬥，我沉著地站在最前沿，準確地判斷扔來的是甚麼。像香蕉球一樣飛行的是瓦片，不帶響的是石頭，呼呼響的是土疙瘩。瓦片石頭我閃身躲過，土疙瘩就用手接住再還擊對方。我毫無畏懼地站在那兒，就像趙子龍在長板坡上大顯身手一樣。

新村後門有一條父輩上班我們上學的小路。小路兩邊有籃球場、池塘、樹林、旱田、溝壑以及建在土丘上的窯廠。這是我的百草園，我的天堂，灑滿了我童年的歡樂和笑聲。

在溝壑裏捉迷藏，上樹掏鳥窩，籃球場上踢足球，燒麥穗，偷蘿蔔偷西瓜，用魚籃兒在池塘裏捉魚。春天池塘水淺，我們跳下去把水攪渾來個渾水摸魚……哪一樣不讓我留連忘返呢！

一個月色如銀的晚上，我與潘鴻聲的大公子潘喬琪在後門玩。一個要出恭一個要奉陪，兩人來到溝邊，剛蹲下就看見一個大學生在小路上邊走邊唱十分愜意，心想掃掃他的興吧，摸起一塊土疙瘩扔過去。大學生哪能受這個欺負呀，撿起一個土疙瘩扔過來。我倆聽到呼呼的聲音，知道飛彈來了，褲子都沒來得及提就勢倒在地上滾了幾滾，掉進溝裏。

第二天，我倆在籃球場上與幾個大學生玩。一個大學生說：「昨晚我打這裏過，田那邊一男一女不辦好事，我沒管他們，他們反倒惹我。我撿起一大土塊兒砸過去，那對狗男女骨碌骨碌不見了……」我倆笑得肚子都疼。

一天我在後門玩，迎面來了一個中年農婦，念念有詞地教背上的娃兒唱歌謠：摩登爛洋盤，嫁給蔣委員。又有飛機坐，又有麻將玩。這個民謠反映了下江人湧來給當地百姓生活帶來了衝擊，以及不滿情緒。

東大鎮中心小學的前門是一大片稻田，右邊是菜園和紅瓦寺，左邊是七八戶齊魯大學教工宿舍、軍需庫、新村和農舍。

學校大門前一百米處有條河，河上有個堰叫羅家堰。在羅家堰我學會了「狗刨」，在河裏釣魚，可惜我沉不住氣動不動就提竿，一條魚也沒釣著。初春河水枯竭，比有水時還好玩。河床上稀稀落落的水窪裏，魚早被大人捉盡，剩下的草蝦是我們的獵物。沒魚具不要緊，把腳伸進去草蝦就會蹦過來附在腳上，慢慢提起腿來在地上一踩滿地的蝦。捉蟹不這麼簡單，要動腦子。蟹，洞居。先在內堤上找蟹洞，然後仔細觀察洞口是否有蟹腳印。無印

的可能是空洞，有印的大都有蟹。起初我伸手就掏，蟹一下鉗住決不鬆口。挨過幾次咬就有經驗了，用枝條去逗。洞深看不見，全憑手感推斷咬住沒有。清明節都江堰開閘，河邊的農戶都知道水頭幾時到家門口。碰上星期天，我們就赤著腳在河床上等。水頭在腳前漫漫地流，我們一步一步地退，累了坐在河邊的樹蔭下玩。河水滿床了，我們就用腳板拍水玩。

學校右邊的紅瓦寺是姑子廟。我們常常看見尼姑敲著木魚帶著一幫婦女在廟前的場上，念著佛經掐著佛珠轉著8字。那年一場大火燒毀廟宇，遠近的鄉民魚貫著去捐款。來來往往的鄉民說，「不得了啦！菩薩升天了！」這個菩薩不簡單，真神不怕火燒還要升天，得去看看。廟宇燒了，菩薩不能風餐露宿呀。鄉民用竹竿給菩薩搭了個席棚。菩薩高大，人在棚下需要仰視才能看見佛頭。人一碰竹竿席棚就晃動，席棚晃動給人的錯覺好似菩薩搖搖晃晃的升天。席棚下濃濃的香火好像天空的白雲，更增加了升天的效果。一向不安分的我，特意靠近竹竿用力地搖，席棚一晃動鄉民就跪在地上，邊磕頭邊說：「大慈大悲的菩薩留下吧！大慈大悲的菩薩留下吧……」小學入學就要升天入地的崔澤春，這次又顯神通了，導演了一齣菩薩升天的大戲。

學校左邊齊大教工宿舍與新村之間，住著一戶財主，姓鍾，是個漂亮的中年寡婦。母親和她的關係很好，我和她的兒子同齡關係也挺好。

後來在她家大院的菜地上蓋了幾排磚瓦房，成了軍需庫。我們常常找荷槍實彈的門崗要子彈殼。要子彈殼幹甚麼呢？做手槍呀！彈殼尾部銼個眼兒，綁在自製的槍托上，眼兒上插根引信，將木炭粉、硫磺粉、硝粉製成的土火藥裝進彈殼。別裝太滿，空餘的地方用紙或乾土塞緊。點著引信「砰」的一聲，刺激極了！

大人知道了，訓了一通沒收了槍。

一天，一個門崗拿著瓦罐讓我們尿尿，說：「長官打壞了兄